



论《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 雷锋莲

(兰州医学院 外语教学部,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并阐述的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在《白鲸》中有着大量的圣经人名、暗示及典故。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麦尔维尔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这些原型可以说是某些意象、人物形象、叙述模式和主题的象征,相互之间具有普遍的结构关联。这决定了《白鲸》主题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塑造了其总体艺术风貌,左右着其美学功能的体现。

〔关键词〕 《圣经》;原型意象;原型人物形象;原型叙述模式;原型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4)03-0022-03

1.《白鲸》与圣经文化

《白鲸》是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代表作。故事讲述的是船长亚哈为报仇而在茫茫大海上追杀一条白鲸,最终导致船毁人亡的惨剧。小说的情节显得简单,但隐含的内容深邃难测。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部暗含了大量象征意义的作品,广泛涉及了心理、社会、宗教以及哲学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是研究19世纪美国文学的重点课题之一。面对《白鲸》,我们仿佛落入了一张象征之网,如何破译其中复杂的象征意义呢?

众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在《白鲸》中有着大量的文学和神话暗示,它们中的一些源于传统神话,但是大部分取自历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圣经文学。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名字如船长亚哈、以实玛利、以利亚等都取自《圣经》,这使得小说同圣经文化有着一目了然的联系。《白鲸》中的主要意象:大海、太阳、天空、空气、风、桅杆、大鲸、电光、火、鸟等,均源于《圣经》。《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部作品。“无数作家从《圣经》中征引典故、选取素材、改写情节、化用人物、推演母题、再现原型、汲取灵感、接受观念,创作出带有圣经意蕴的重要作品。”^①《白鲸》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笔者认为,除了人名、主要意象之外,小说的叙述模式、主题也受到了《圣经》的影响。根据诺斯洛普·弗莱对原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在麦尔维尔笔下是作为原型出现的。

2.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莱。弗莱认为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也就是说,批评家必须对文学进行宏观研究,必须找到一种更大的范式,去发现和解释文学艺术的总体形式和普遍规律。这种更大的范式就是原型。他用归纳的方法来考察文学本身。他的考察结果显示,文学的结构是神话式的。神话成了一个贯穿整个文学史的基本术语,用于概括反复出现的叙述程式。“神话就是原型,为了方便,当提到叙述的时候,用神话,谈起意义时用原型。”^②

弗莱发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相似的原型和模式。他说:“所谓原型,我是指把一首诗与另一首诗联系起来因而帮助使我们的文学经验成为一体的象征。”^③原型批评理论的核心是“文学原型”,弗莱把心理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型移到了文学领域,原型成了文学意象。

弗莱的原型批评为破译《白鲸》中复杂的象征意义投入了一道曙光。本文从原型批评角度出发,尝试使用该理论来破解其中之谜。在《白鲸》中,主要的原型有:意象原型、人物形象原型、叙述模式原型和主题原型。其中广泛使用的圣经意象为读者构筑了一幅想象的框架,使《白鲸》成为一部迄今为止仍难以理解的神话作品。本文也将以原型意象为基石,阐释人物形象原型、叙述模式原型和主题原型,论述《白鲸》中的圣经文化原型。

3.人物形象原型

人物形象原型主要有两类,亚哈与以实玛利。这两个人物的原型分别取自《旧约·列王记》中的亚哈王和《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的长子以实玛利。

以色列王亚哈犯罪,得罪上主,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更厉害。他犯的罪主要是异族通婚,偶像崇拜,强占那伯的葡萄园,拒不听从先知的预言和警告。简单地说就是傲慢,一再违背上帝的诫命。在上帝眼中他是一个邪恶的王,十恶不赦的人。最终在他与犹太王约沙作战时,被箭射死。

在《白鲸》中,船长亚哈也是一位帝王般的人物,性格傲慢,不断与上帝为敌。在法勒船长眼中,他是一个“不敬神却又神似的人物”^④。他不但蔑视身边的人,声称是其灵魂、主宰者,而且公然指责、反抗上帝,追杀白鲸。在圣经文化中,大白鲸是恶魔般的巨兽,但它是上帝引以为荣的造物,是上帝神力的象征。亚哈追杀白鲸就是追杀上帝。根据弗莱对圣经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在《白鲸》中,太阳、电光、火焰、鸟都是上帝的象征,这些意象反复出现,表明上帝以最自然的景象显现,不断地暗示、规劝、警告亚哈。尤其是在第一百三十二章“太平洋”中,我们看到“在高空上,这里那里都掠过一些毫无斑点的小鸟的雪白的翅膀”;“高高在上、象个威



风凛凛的帝王的太阳,似乎给这个豪迈翻腾的大海抹上一层柔和的神态”;“那快活愉快的气氛,那迷人的天空,终于来抚摸他了”。尽管是象亚哈这样顽劣的罪人,上帝也存心要拯救他,他似乎被感化了,“一滴泪水从亚哈那低挂着的帽子落下来,掉进了海里”。大副斯达巴克忍不住走到他跟前,亚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往事:连续不断的四十年捕鲸生活!“简直不是个人,而是个恶魔!……干吗要这样拼命地追击?……靠拢来,站拢来,斯达巴克;让我来仔细看看一个人的眼睛……朋友啊,这是一只魔镜;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我的妻子和孩子。”然而,当斯达巴克试图抓住这次机会劝说他返航时,“亚哈的眼睛一转:象一棵枯萎了的苹果树,经他一摇,便把他那只最后的枯苹果摇落在地上”。亚哈一意孤行,终于在第三次追杀白鲸时被自己放下的捕鲸索勒死,葬身大海。麦尔维尔正是借助这些圣经原型再现了一个敢于反抗上帝的真正恶魔般的人物亚哈。

另一种原型人物是以实玛利。小说中的叙述主人公叫以实玛利,他出自《旧约·创世纪》,亚伯拉罕之妻撒拉自己没有生儿育女,便将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后夏甲生一子,取名为以实玛利。撒拉自己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便将夏甲和以实玛利一起驱赶出家门,任其流浪在荒野;然而,上帝与以实玛利同在。在《白鲸》中,以实玛利也是一个流浪汉。正当他情绪低沉,对生活感到厌倦,也被社会所唾弃时,他开始了自己远离社会的漂泊远航。上帝使他遇见了魁魁格,一位善良,纯朴的野人。于是两人结为挚友。以实玛利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船长亚哈与以实玛利都是原型人物的再现:与各自所对应的原形人物有着相似的性格,相同的命运:前者是上帝所谴责、所诅咒的,后者是其所爱、所拯救的。不仅如此,前者还丰富了他所对应的原型,船长亚哈不仅仅是个恶魔般的人物,他还是有人性的,他也曾怀疑、懊悔、痛苦过,也曾善意地看护过疯子比普,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4. 叙述模式原型

弗莱认为整个圣经的叙述模式是U形的,其中的一个故事亦如此,是一种标准的喜剧模式。在《白鲸》中,以实玛利的故事是U形的:从陆地进入大海象征着落入灾难,他犹豫,苦闷,思考过后,认识到了真理,开始忏悔,于是,又浮出水面,从大海中再生。

以实玛利的故事主要是通过大海、陆地,大鲸和人造的火这几种原型意象勾画描述的。《创世纪》使洪水成为灾难的意象,麦尔维尔借用了这一意象,“恶魔般的大海”。然而,洪水也可以看成是拯救意象,取决于从什么角度来看它。正如弗莱所分析的,对挪亚及其家人来说,它是拯救的意象,而对其他人来说它却是恶魔意象;对渡过红海的以色列人来说,它是拯救的意象,而对埃及人来说,又是恶魔意象^⑤。大海既是灾难的意象,又是生命之水的意象。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实玛利落如水中,又能从中再生。

在全体船员中,只有以实玛利幸存下来,因为只有他对白鲸的看法在不断发展。他也曾感受到白鲸的恶,与其他人一起发誓要杀死莫比·迪克;在第1章里,他自认为具有某种

能力“可以体察到某种恐惧,然而……却能与之共处”;在第87章中,他还说道:“我自己虽然处在旋风似的大西洋中间,内心里却始终异常镇定地感到趣味盎然;尽管灾难重重的星宿尽绕着我转,使我愁困不堪,走投无路,我还是沉浸在无穷欢乐的柔情中。”他与上帝创造的温情相认同,对内心的躁动的“蛮夷”作温柔的处理。他对此采取了全盘地吸收。在以后的章节中,他已经真正的平静下来,“我不再记得我们曾经发过的那些恶狠狠的誓言,在鲸鱼那里,我‘鲸’盆洗手,不再记怀”。白鲸是上帝神力的象征。以实玛利从发誓要追杀白鲸到接受它、欣赏它、与它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对上帝神力的认同,对世间不可知事物的理解与宽容。

以实玛利的转变,与第96章中所描述的险些造成灾难的人造的火密不可分。事后,他感慨万千:“别相信那人工的火焰,它那红红的火光会使一切东西都显得鬼影幢幢。明天,在那自然的太阳光里,天空就将灿烂辉煌……那个辉煌、灿烂、喜洋洋的太阳才是真正的灯盏——其它的一切都是骗人的!”经历这次梦魇般的夜晚后,他认识到只有真正的太阳——上帝才能拯救他。亚哈这个帝王般的人物正象征着这人工的火焰,如果一味追随下去,与他一同继续追杀白鲸,必将落入万丈深渊。

通过对大海、陆地、大鲸和人造的火这种原型意象的勾画描述,我们看到以实玛利在不断提高、完善对白鲸及人工的火焰的认识,他逐渐的平静下来开始忏悔,于是他浮出水面,得到了拯救。这些象征着他接受了洗礼,获得了再生。以实玛利水中再生的故事类似与约拿的故事,都是U形的,是一种喜剧模式。

亚哈故事的叙述模式是倒置的U形:小说开始,他已被白鲸咬掉一条腿,意味着灾难降落到他身上。他的悲惨命运早已注定,且无法挽回。他与船员们做着一切准备,千辛万苦地穿越那无垠的大海,只是为了奔赴他们的死期;在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作者一步一步揭示了亚哈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首先,亚哈执意要追杀白鲸,在他看来白鲸是一切恶的化身,必须铲除。然而,白鲸是上帝最引以为荣的造物之一,追杀它,就是反抗上帝,必然招致悲惨的下场。其实,亚哈曾经有过许多次掉转船头“回头是岸”的机会,但每次都被他毅然拒绝了。“裴廓德号”先后与“信天翁号”、“处女号”、“玫瑰蕊号”、“撒母尔·恩德比号”、“单身汉号”、“拉吉号”、“欢喜号”等捕鲸船在洋面上相遇。这几次相遇实际上都起到对“裴廓德号”的警告和劝戒作用。船长亚哈一次又一次被告知,莫比·迪克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谁要与它抗争必死无疑。然而,这些忠告都被他拒绝了。

大副斯巴克对他的建议、哀求一直贯穿始终,就在最后一天的决战来临之前,当莫比·迪克离开大船,向远方游去时,他最后一次劝亚哈:“还不算太迟咧,哪怕现在是第三天,要断这念头还来得及呵。你瞧!莫比·迪克可不是要找你呀。而是你,你,在发狂地找它呀!”

亚哈一意孤行,拒不听从来自大副的建议,哀求;过往船只的暗示,警告;上帝以各中意象如电光,太阳,天空,鸟等显



现,给他以启示。亚哈也曾痛苦过,犹豫不决,但他最终走上了与上帝为敌的道路,最终导致船毁人亡的悲惨结局。亚哈和约伯一样,遭遇了不应有的灾难,这是对他们的考验,约伯经受住了考验,恢复了名誉,地位,财产。亚哈一错再错,走向毁灭的道路,在他身上,恶行发展到了极点。最终将他在白鲸身上所见的恶全部移植到了自己身上。约伯故事的叙述模式是U形,亚哈故事的叙述模式刚好是倒置的U形,是一种悲剧模式。

传统观念将《白鲸》作为一部悲剧作品,然而,从原型角度分析,它是一部悲喜剧:从以实玛利的角度看,是一部喜剧;从亚哈的角度看,是一部悲剧。

5. 原型主题

麦尔维尔生长在加尔文教的环境里。加尔文教强调宿命论,强调“原罪”,人类只有通过上帝的慈悲,而不是人本身的力量,才能得到拯救。他信仰上帝,救世主。然而,在19世纪的美国,人们在某些思想流派如爱默生有关人的神圣性,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就的等观念的影响下,不再信仰上帝,救世主,转而相信人可以拯救自己。对此,麦尔维尔塑造了亚哈这一人物形象。白鲸是上帝神力的象征,而亚哈则代表着人类的邪恶力量。通过这部作品,麦尔维尔谴责了亚哈对神的反叛。在依靠什么力量铲除罪恶,拯救人类这个问题上,麦尔维尔与加尔文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人类只有皈依上帝,在上帝的指引下,依赖自我、友情等,才能获得拯救,再生。以实玛利就是这样的人物,是作者所赞同的。

6. 结论

本文对《白鲸》篇的原型序列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个尝试性的结论:《白鲸》表现了圣经原型。这些原型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原型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各原型序列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即以原型意象说明原型人物形象和原型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和叙述模式又表现了原型主题,这种普遍联系决定了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指涉性和重要性。用原型之间的对应阐述了麦尔维尔在表现主题思想上的独具匠心,说明了他关注的主题:人与上帝的抗争。第二,原型运用的复杂性。有的属于直接引用,如太阳、空气、大海等;有的仅仅是暗示,如人工的火焰;还有的是潜藏的,如原型叙述模式。

《白鲸》从头到尾,在描写和叙述时所使用的许多话语,在原型意义上,都与圣经吻合一致。一旦读者了解了这一点,并且愿意让它影响自己对小说的理解,那么所产生的全部效果便能使《白鲸》的意义更加丰富。这部小说太复杂了,作者精心安排、小心运用的对比系统比比皆是,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其中许多隐藏着的对比关系尚未理解,这里只是提示读者,使他们能够从美学观点上对这部小说作更进一步的欣赏。

笔者认为,这一原型体系的功能在于:在《白鲸》篇中,麦尔维尔不仅重新构建出这些圣经原型,激发了原型的情景,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而且扩大丰富了其中一些原型的意义,例如,白鲸,因而使得这部名篇既具有独创性又与传统紧密结合。《白鲸》的美学功能即在于此。

注 释:

①梁工:《千年之始话圣经》,《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第58~63页。

②Frye Northrop:“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in D. Lodgeed.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 1972, p429.

③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 P., 1957, p99.

④本文引用原著处均来自赫尔曼麦尔维尔著、曹庸译:《白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⑤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et NewYorket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2, p147.

参考文献:

1. Brunal, Piere. *Companion to Literary Myths, Heroes and Archetyp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

2.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 P., 1957.

3. 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San Dieg et New York et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 1982.

4. Frye, Northrop. “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 et. Singapore Publishers, Pte. Ltd. 19th impression, 1996, pp. 421 - 433.

5. Frye, Northrop. “Literature as Context: Milton’s Lycidas.” In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 et. Singapore Publishers, Pte. Ltd. 19th impression, 1996, pp. 433 - 441.

6. Hardin, Richard F. “Archetypal 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9, pp. 42 - 59.

7. Harold Broom, ed., *Major Literary Characters: Ahab*, New York,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91.

8. Jung, C. G.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In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s, Pte. Ltd. 19th impression, 1996, pp. 174 - 188.

9. Robert, Shulman. *Social Criticism and 19th Century American Fic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87.

10. Thompson, Lawrence. *Melville’s Quarrel with God*. Princeton University, 1952, NCLC Vol. 12.

11. Good News Bible (The Bible in Today’s English Version). New York: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76.

12. 梁工:《千年之始话圣经》见《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第58~63页。

13.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14.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 赫尔曼 麦尔维尔著,曹庸译:《白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16. 索伦·克尔凯郭尔著,程朝翔、傅正明译:《悲剧:秋天的神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汉河;校对:罗哲